

·王雲五主編·



唐代小說筆記選

江畬經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江畚經編

唐代小說筆記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唐

朝野僉載	二十五則
隋唐嘉話	二十四則
龍城錄	二十一則
大唐新語	三十九則
酉陽雜俎	三百二十三則
諸皋記	二十五則
支諾皋記	二十二則
因話錄	二十則
幽閑鼓吹	十三則
雲溪友議	二十八則
杜陽雜編	二十二則
開天傳信記	十則

目次

張鷟 劉餗 柳宗元 劉肅 段成式 段成式 段成式 趙璘 張固 范攄 蘇鶚 鄭紫

歷代小說筆記選 唐

博異志 四則

獨異志 五十一則

小名錄 二十二則

雲仙雜記 七十六則

記事珠 二十七則

諧謔錄 四十二則

玉泉子 十五則

開元天寶遺事 二十六則

撫言 三十一則

二

鄭還古

李亢

陸龜蒙

馮贄

馮贄

朱揆

闕名

五代 王仁裕

五代 王定保

歷代小說筆記選

唐

朝野僉載

唐張鷟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賊汚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于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嘿而不言。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覆等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曰：「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崖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于道側。麻仁節等之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縛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會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麝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

有鴛鳥。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嘯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北齊高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痛苦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坐看之。極喜。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將攫喉而吐。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送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放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令以脰鈎之。遣莊士掣其繩。則鈎出於腦矣。問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筋下食之。歲餘卒。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閤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殮。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爲蜜餠。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餠。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存。

尙書右陸丞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牘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婢。蓬頭垢面。偃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生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灸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殮焉。」宋明帝嗜蜜漬蠅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

王顯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褱爲戲。捋帽爲歡。帝徵時。嘗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與之。其夜卒。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

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楊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斷窗舍人。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送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闕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乃降勅。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卽不敢出去。却尾卽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卽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便不敢出。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涕流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惟有僕並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此。

彬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

薛賢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隋唐嘉話

唐劉 餗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知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一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其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鄴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軍。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賣糧也。

鄭公嘗拜婦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江南，在外悉備裝具，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噴，遂停耳。」

太宗令虞監寫烈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酈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勸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勸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逢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欲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鵠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汝情知此漢猶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京城諸州邸。貞觀所造。至開元初。李尙書人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武后時。投匭者多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面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逆人之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句踐吳夫暨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眞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龍城錄

唐柳宗元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癖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嘆之。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類郎，以居常頰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髻，一日伊水上過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何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爲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側目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

出遊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惺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爲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爲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太宗旣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註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註。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與年少於路坎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既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明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爲文思澀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目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杵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太宗沉書於渾沱